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及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

謙慎寛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
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
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
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
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
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
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
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陛下帝由是忌之

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竊與言武成大怒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體素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彦載出酖於車至西華門以煩躁投水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本魏頼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内姊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

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妙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

顧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以禁兵內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雖反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可乎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

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猾剌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見卤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聞而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

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
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卒
三國典畧曰孝珩常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
召左右牽衣而進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
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
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當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孝瑜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因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文襄像孝琬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叔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

太平御覽曰長恭面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對敵齊人作舞效之號代面舞

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謌謠之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别

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若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便當借此行罰恐求福反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應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

江淮冦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而遭鴆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日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

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
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朝野僉載曰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
捧盞揖之人莫知所由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陽王妓延宗幼
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
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衡天王文宣
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𥹫賭
穆和人糞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聞之使趙道德
就州杖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復加三十又以因
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
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長恭邙山凱捷自陳兵勢諸
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
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遇害妃鄭氏以
頸珠施佛廣寧王孝珩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淚滴滿

紙河間王孝琬遇害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鼶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

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輙沮竟奔鄴延宗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墻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

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國胡佚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賜將士籍没内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為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

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叚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叚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

三國典畧曰延宗率衆排車向前周軍遂却人相蹂

踐

爭門相填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出城饑甚欲遁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

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民家見擒周
武自投馬下執其手

三國典畧曰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
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
高都郡有山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
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
鄴聽事見兩日相連及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

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圖存此非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

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

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紹仁删）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捶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為後襲王爵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歷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

飲擅置內參捶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李后后又杖一百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馬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紹義初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馬邑皆反歸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

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

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

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曰夸狄無信送吾于此竟死蜀中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斃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

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
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孝昭初即位晉陽羣臣請建
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並
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
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
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不達赤星見帝以
盆水承星影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

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奏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凉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捶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親埋之後園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薨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

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齊亡入關從蜀卒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

愚按齊文宣盡赤元族獨元蠻女為孝昭妃故得不死周武亦盡赤高族獨孝昭子高彦理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小小一事亦有循環

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其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

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
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
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
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第二綽

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歘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强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途避入草內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馬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觀極樂後主即夜索

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浴斛號呌宛
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
驛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
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
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於
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
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
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

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所幸請葬緯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初封東平王累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仍領御史中丞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與中丞

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張幕華林園東門外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坐宮中含章殿視事諸父皆拜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帝欲罪之亂曰臣與第三子相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嘗見新氷緑李於

南宮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獨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

北宮五日一朝不使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强説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

士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煩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虎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興亡論曰元凶旣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

敗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作尼故擁兵馬欲坐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强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强曰人少延宗顧衆言曰孝昭殺楊遵彦止八

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便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導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也執其手

强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

愚按光此一時也宜體先君雅意宣太后新詔推諸王愛戴公心黜緯昏而立儼英則齊祚其綿即不然亦因其成勢陳士開罪合死尸諸都市然後請太后高居北宮非婦寺不接以永絶壼權而於陸令萱之内妖穆提婆祖珽等之外權則或誅或逐清宮府以

匡人主亦一大快舉而惜乎光之失此也儺害身禍

國亦亡悲夫

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强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罪之各有差儺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趙主石虎為澄公所作儺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

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
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
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
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
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
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
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
旬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

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首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愚按新唐書高氏世系圖止廓之後有玄景元思官於唐餘俱不見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頼川王仁檢次安樂王仁雅幼有瘖疾次丹陽王直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仁儼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

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愚按文宣殺二弟浚渙皆武成教且若孝瑜孝琬若

紹德若百年襄昭宣之子無不殺者宜乎諸子幷命

于周也

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詔追

仁英還與蕭琮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

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齊滅周武帝

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
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裔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
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
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為太息安德以
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
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

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廢可流慶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

愚按文宣弑東魏孝靜又及其三子恐濟南太原亦此之濫觴噫文宣之為前人也久矣

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聞淫亂多歷歲年

一朝勳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

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覩過知仁不亦異是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冑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厙狄迴洛

張保洛 賀拔仁 趙珍 段琛 尉標 子相貴

康德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薛修義　慕容儼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北齊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庫狄盛步大汗薩丹並離于世榮另見

万俟普

魏獻帝以次弟為俟氏孝文改亥氏見魏書官氏志

獨新唐書云改俟氏爲万俟氏不知何據

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别種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

隨孝武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鞅城率部落歸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甍贈太師大司馬録尚書神子洛洛字受洛干

北齊書曰洛騎射過人為鄉閭所仗高祖起義信都

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禮之

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

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

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報深恩及河陰之

戰諸軍北度橋洛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

此能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

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

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寛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為別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立累遷渭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莫陳悅殺賀拔岳周文率岳所部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據秦州為周文攻圍苦戰結盟而罷

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兾其母兄在東恒遣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渡烏蘭津歷河源二州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待元甚厚埿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

北齊書曰封元縣公除驃騎大將軍攻西魏儀同金

祚皇甫智達于東雍擒之

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汚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

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甍贈假黄鉞太宰太師

録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弟天

元天和天光有將畧便弓馬天保初卒於殿中七兵二

尚書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文宣受禪加駙

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濟南即位加特進封博陵郡

公與楊愔同被殺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埿不睦豐助埿守岳將自討埿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授豐衛大將軍不受乃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埿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歘言大魚道上行民苦之豐建水攻策

遏淯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舟忽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浮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忠武子譽嗣第三子龍有功恩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睥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匈奴單于之裔初呼廚泉入朝漢為魏武所
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及元魏興率部南轉
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為氏後音訛誤為破六韓
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爾朱
榮詔為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洸敏有膽畧善騎
射榮死常居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
東歸神武奏為武衛將軍
三國典畧曰王思政固守潁川運米數百車欲向孔

城常與可朱渾寶源前後要襲獲之乃啓大將軍澄曰常自鎮河陽知大谷南口經赤土坂是賊往來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餼惟經此路若於彼選形勝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還自不能更有行送從之遣斛律光築楊志百家呼三延鎮

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謚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氐楊詔先於百頃未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歷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

魏書曰元曅建明初爾朱世隆專擅以貴為征南將軍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于正平貴破擒顯恭并大都督裴儁等除晉州刺史　愚按此等事皆諸臣背主黨權臣罪狀北史一槩刪之何也予皆為補入後倣此

晉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神武累遷開府西道行臺僕

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
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
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
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

蔡儁廣寧石門人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
時深相識附儁初為杜洛周所鹵時神武亦在洛周軍
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隨神武舉義又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封烏谷縣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于高祖以濟州要地欲令腹心據之密詔御史搆雋罪狀轉行兗州事高祖以雋非罪請復其任孝武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衆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不敢前

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謚威武至齊配享神武

韓賢

內入諸姓有出大汗氏魏孝文改韓氏

字普賢廣寧石門人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

後爾朱榮擢充左右榮死

北齊書曰爾朱世隆立元曄為主除賢鎮遠將軍世

隆等攻建州石城賢並有戰功

爾朱度律以賢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冦至使者遂為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神武

北齊書曰高祖入洛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特令復舊

後拜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按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脛卒

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

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樸歷代以為古物皆實之賢無故
斫破未幾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
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討朱破爾朱氏於韓陵拜安南
將軍樊子鵠據兗州起兵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
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
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諡武壯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少好弓馬頗有氣尚

北齊書曰懐早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懐知其無成
陰結所部去樓歸魏封武周縣伯
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
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
後從神武襲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懐以武藝勲誠
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享神
武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屢進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

北齊書曰祥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　資治通鑑曰帝因祥附歡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

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為政不

殘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西魏遣其將怡鋒援之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録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為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隷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西魏

此時西魏尚存何得遽稱周本史類此者皆正之

為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

魏書載神武謂胄曰我推誠待物謂卿必無此且黑

獺降人前後相接虛實何患不知

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

等陰圖害神武為人所告窮治得實見殺

莫多婁貸文

內入諸姓有莫耶婁氏魏孝文改莫氏多那二字必

有一訛但不知何時復舊

太安狄那人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又從平兆於赤谼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于神武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文率精鋭三萬與竇泰等會於定州同赴石濟擊走顯智

天平中進爵為公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同文出函

谷景與高昂議整兵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遇西魏軍戰死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强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行伍整肅深為光所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延宗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從周軍

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資治通鑑載周武數敬顯曰汝有死罪三前自平陽走鄴携妾棄母不孝外為偽朝戮力内寔通啓於朕不忠送款後猶持兩端不信用心如此不死何待

庫狄迴洛

内入諸姓有庫狄氏魏孝文改狄氏西魏後周之復舊可考不知東魏北齊又何時復舊夸俗難變

若此

代人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誅隸爾朱兆神武舉兵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累遷夏州刺史孝昭即位進封順陽郡王太寧初為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張保洛代人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敗仍為爾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内從破爾朱

北於廣阿又破之韓陵

北齊書曰魏孝武與高祖不協令儀同賈顯智等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拒之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

元象初刺史西夏州從戰芒山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

錄安武縣伯三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以聚斂為民所患濟南初蕪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

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摽子相貴康德韓肆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與為北史所載而事不足傳者今皆不録内尉摽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王子相貴武平末為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客啓周武請師約為内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又至鄴每立計

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孝珩竟不果及孝珩被出相顧拔佩刀斫柱嘆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後不知所終慄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殁關中

薛孤延代人少驍果

北齊書曰初從韓樓反後與王懷密計討樓為樓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歸行臺劉貴賜爵永固縣侯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

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

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

武令延視之按矟直前大呼

北齊書曰未至三十里雷火燒面延唱殺

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肴鬚及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

決曰延與霹靂鬬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

造土山以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讌於華林

園文襄啓魏孝静帝坐延階下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

昌縣公延好酒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

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爾朱

兆兆破乃歸神武神武以忠於所事

北齊書曰羌舉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愛遇

恒從征伐覩此則從兆執孝莊者皆此賊也何云

忠

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沙苑時議進

趣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欲一
死決有同獅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
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拔其根本彼無
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
當生擒黑獺示百姓焚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
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為東夏州刺史有疾
疾刺胸竹篙吮之垂愈因怒創裂卒贈儀同三司子孝
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竪自趙彦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湝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降周武帝仍從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戸部尚書卒

孝卿等冒濫王爵皆不以例削去彰後主之失也餘

倣此

張瓊代人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為亂榮敗降爾朱榮歷濟州刺史及爾朱氏敗歸神武拜汾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尅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為周文所陷卒子欣尚魏平陽公主

平陽公主即周文元后后傳内欣作歡歡必本名北齊書避高歡諱故易之北史因而未改耳

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欣豪險放縱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孝武所害時稱瓊為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榮稍遷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

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衆迎接顥勒當州士馬

邀破之斬約等拜儀同三司

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撿御左右咸得其心力

及河陰之戰深入沒於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廣平

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賜爵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

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

同拒顥顥敗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誅東徐州刺

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荆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毁以鑄錢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鎖

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賓位東
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尅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
十六國春秋載恪止一孫奇為慕容盛賜死嗣遂絶
讀此方知恪有後恪大賢故幸之
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
少言深沈有膽畧爾朱榮其從舅子榮入洛私告曰洛
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剪除恐後難制吾欲因百

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夸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爾朱兆長史及兆敗

北齊書載曰初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累為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潘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高晉州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相猜阻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共討步藩滅之

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
高祖及敗於韓陵兆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
今豈至此時士卒多奔兆懼將遁紹宗建旗鳴角招
集師徒軍容既振與兆徐上馬已高祖討兆於晉陽
兆窘自縊　通鑑考異曰兆始名歡自救非猜嫌時
北史謂紹宗此語在歡請師降戶就食山東下方為
是
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携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

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及還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為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叛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擒梁

貞陽侯蕭淵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皆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將從之因大捷

詳見南史侯景傳　北齊書曰初高祖末命世宗曰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効　資治通鑑曰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遺汝

西魏遣王思政據頴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筭也其筭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莫不悲惋朝廷嗟傷之贈太尉謚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

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
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
隋書曰三藏敗陳師於壽陽又兩敗周師於孝水河
陽
歷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三藏留守鄴宮
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
甚厚
隋書載周武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崇秩

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九年以吴州刺史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

隋書曰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三藏副洸討之洸死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知城中食盡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騎夜出突圍攻之賊衆散敗廣州獲全

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民歌頌之

隋書曰州極西界姦宄遷配者多人多逃逸三歲招

納綏撫繼負日至

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

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

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帝大悅改

封河內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

有惠政大業七年卒

隋書曰三歲從子遐為澧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

以誠節聞

吐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民酋長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瘿陶伯榮誅

北齊書曰榮死平與爾朱榮妻爾朱世隆北走元曄

立加京畿大都督

爾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

州刺史謚莊惠

薛修義

北齊書作循義

字公讓河東汾陰人父寶集定陽太守修義少而姦俠

輕財重氣

北齊書曰時有急難相投者多容匿之

魏正光末天下起兵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

修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

北齊書曰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循義以大都督討之念雙曲是其鄉人輕詣壘下曉以禍福遂降之

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修義以天下紛擾遂為逆自號黄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修義懸悔乃表乞大將招慰孝明遣西北道行臺胡元吉往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修義與書降之

北齊書曰循義與其族人善樂嘉族等各率義勇為攻取勢與書降之

乃授鳳賢龍驤將軍爾朱榮以修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皆以自隨置於駝下署榮誅魏孝莊以修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修義行并州事孝武入關神武以修義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從秦南汾東雍三州民於并州又欲棄晉已遣

家屬向英雄城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今無所趨修義曰若失守請就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其家口為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圍逼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彦不測虛實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如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傅贈司空修義

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前燕遼東公廆之後

北齊書曰儼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

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

北齊書曰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大都督曾西

荆州梁將曾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劔謀叛儼輕騎出其不意徑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何不出迎帶劔惶恐而出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爾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以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

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
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惟儼獲全
北齊書曰儼為東雍州刺史値沙苑之敗西魏荊州
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曉夜力戰大破
之追斬三百餘級
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内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
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

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䇶竟數里以塞舟路衆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䇶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䇶復斷絶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北齊書曰瑱移軍城北造栅置營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南北埶合

儼出城奮擊大破之
北齊書曰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修繕城池
多作大樓造舟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
五萬與瑱約夜合兵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
循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
與
瑱約又并力圍城城中食少粮絶惟煮槐楮葉并紵根
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取其肉火

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其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看鬢歎息久之曰

北齊書載帝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

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北齊書載儼對曰臣不屈豎子重奉聖顔雖夕死無恨

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師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勅喻之子會抑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爾朱氏將師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本名伏憐事爾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神武天保初

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閤晓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怯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又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耶王儼矯詔殺和士開支解以死伏連家口百餘口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

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及死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録並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邉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寛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封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

朱榮為別將討北海王元顥有功後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西魏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顧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

進璽綬田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陜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趨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鱉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舊在石梁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畧淮南天保六年卒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

容謹愨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

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於瑕邱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榮遣大都督侯淵擊樓樂又叛樓降淵神武出山東樂又隨

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累封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侵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戒之高仲密叛周文援之神武迎擊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飰神武曰自應渇死何待我殺乃勒陣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

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王榮宗江夏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唱名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何不急還營營收金寳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

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言不為此語縱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覩捽其頭連頃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耶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所告伏法

本史隋王劭傳有表云是時齊國有秘訃載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讀此則彭

之謀反非寔當為白之
綦顯魏郡斥邱人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馬父誕
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
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
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武起義信
都累遷北徐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反河南為景所攻顯出左右二十餘
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即授顯士馬隨高岳等破景

於渴陽
封𠀾留公天保中以贓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
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
北齊書曰大薩代郡西部人從爾朱榮平葛榮有功
榮誅又從爾朱兆入洛及兆敗於韓陵乃降神武以
功封行唐縣公無事可紀附見於此
攻梁北徐州擒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
陽王卒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從征步落稽從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黄龍征契丹定稽胡討柔然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同通好後冠蓋

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故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琊王儼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飾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間將

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
景和遣騎擊破之擒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
勅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
北齊書曰景和以尉破胡新敗懼不敢進頓兵淮口
及勅使頻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
資多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截之整旅逆戰摩訶退
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
平六年卒贈太尉録尚書少子宿達開皇時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絕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
亡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
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
魏孝文曾改為綦氏矣見前
父元成燕都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
信榮被害即從爾朱世隆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猛
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授神武名與俱

北齊書曰京纏命之者再猛皆不從

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爾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日寧受死耳寧忍告而殺之耶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

北齊書曰爾朱兆敗猛歸高祖高祖曰爾朱京纏將

爾投我汝何中途背去猛具陳服事之理不可二心

高祖曰汝莫懼事人當如此與此不同

舍其罪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挍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勑猛往視覘賊中一驍將超出來鬬

北齊書曰猛遥見之挺身獨出與相對俯仰間刺賊

落馬

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嗟

趙彦深以猛武將中頗疾姦佞言議時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猛與彦深前推琅邪王儼有事與故出猛刺史定州彦深刺史西兖州即日首途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

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寛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高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

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閔莊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五世孫高祖虔陳留王
父永啓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事人隨魏孝武
入關天平末東西魏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
功賜爵西華縣男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
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
興勢伯帶定襄縣令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
戍未立

北齊書曰突厥强盛慮或侵逼

詔景安與諸將緣塞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帝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歛贓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

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
史如故封歴陽郡王景安久在邉州
北齊書曰州鄰接他境景安綏和邉鄙不相侵暴
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
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
稽胡戰没初永兄祚襲陳留王祚子景晧天保時誅諸
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既云景安以昭成疏宗不與親近同戮何元韶傳内

又云昭成以下無遺北齊書自相矛盾乃爾北史亦
不為改正何也
景晧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
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晧誅之
伽藍記曰景晧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夙善
玄言道家之業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
弟秈子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晧與豫同獲免卒

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

北齊書曰時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

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洛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民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視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視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三國典畧曰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將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擊永業選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克

進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伐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

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北齊書載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克幷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

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呂伏伏聞後主已被覆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周武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惟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

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卒於岷州刺史

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論曰爾朱殘逆万俟普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

愚按去就間非君則臣若云舍君就臣未爲失節可

乎

道元感毋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覩懐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並乘機獨運異夫盜竇竊邑者也

神武柖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

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㑹贊霸業配享清

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懐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張保洛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

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王侯固為宜矣孝卿功臣之胄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筭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蔵運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皮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聞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

誠永業際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愚按蔡雋任祥附權臣而背人主所當别論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